

照震報告該橋建築工作經過、再由張專員、
續縣代表劉適均、南康縣代表李爲大、廬縣黨
代表李察公等相繼蒞現、由照接署行剪綵、

堂舉行筆試、事後已通知應試人員及將
數坐位妥當、由上午九時起至十二時、
一寺至五時試驗黨義國文英文等科、今

中禮
列號
下午
日繼

日謝貞過門成親、至五日中午謝貞偕同
嫡女阿嬌聯往財廳前中國戲院觀劇、散
阿嬌還覓不見謝貞、返旅店向王報告、王
有異、查視所有、失去金戒指一枚手鐲一

王之王之
後
王知
極力排解、事雖難息、惟兩人心仍不甘、
六日下午二時許、蘇適在麟安街販賣甘

伍 影二本，特別導演梅蘭芳劇團，日平地
將 雷、夜無慾情人，影戲海外英雄、
追 ▲先施天台、粵戲(日)陣陣美人威(夜)愛
蕉 非罪、京戲大補缸、蘇三起解、影戲花旗

1

烏衣鏡

} oo

短社
篇會
珍珠衫

嘯松

謂爲野氏所燒。雖無確據。然悠悠之口。固不容諱也。國良聞耗。父子之情。究未盡泯。

乃駁極而疊也。及潤庠大魁。傳遍全省。某巨室之子。勢頗欽。邑宰看風駛帆。乃以

亦居安移志。多以葦樓言爲未必然者。是年
濟歎。家人照常僱租而不稍假。葦樓又曰。

有所修。越二年還家。娶妻石氏。有賢名。

遂年庸復返鄉。無何石氏一丈夫子。命名

同良。飛報報盧。盧大喜。所養復暢。獲利

倍蓰。更數載十年積資百萬。招攬回里。途次

有海客載數十駕小汽船逼近輪旁。蜂擁而

分頭搜劫。凡搭客衣箱飾新者都無倖免。

處在公館。衣服櫥篋不啻富人爲賊所忽。

時晚方杜注意欲討餐棧帳。盧得從容將細

軟收。庫有珍珠十餘顆。尤爲寶貴。乃半

生血汗所得。意欲於舊不壞之棉衣中。堆

置一匣。既而脫去。得以無恙。深自釋幸。

及返家將此棉衣沓夾萬中。未暇擇衣取出。

亦夫嘗向人言及。故無知之者。時國備軍

方五更。活潑可愛。盧視若掌珠。愛護備至

。更二年入塾讀書。踴躍異常。盧每念膝下

只此此子。其期望國良之心至深且切。石氏

風多病。偶于清晨。病久不起。遂一眼不

視。石氏死後三年。盧頗成腐居寂寞。旋娶

鄧氏女爲繼室。鄧氏年華二十九。妙曼多姿。

惟眼色淫悍。頗嫌羞惡。自嫁盧之後。即國

良如眼中釘。顧盧之初更未幾。猶不放過凌

虐待。乃竭力媚盧。冀諛毀譽。盧不勝受潤

之謔。遂陷惡國良。盧既不愛其子。鄧

氏乃爾所願忌。役國良如牛馬。稍一意違

鞭罵隨之。時國良已十二。頗請人事。愈後

母不良。父又不諒。嗃笑皆罪。家庭狹窄。控

狂。真有痛不欲生之態。無何石氏誕一男

。母以子育。益肆嬌橫。而國良之厄更劇焉

。一次誤墜瓦盆。偶然作響。稍驚其子。鄧

氏大怒。指爲有意欲嚇輾其子。執而毆之

杖棒交下。徧傷鱗爪。輾轉呻吟。聲達戶外

。鄰人聞聲勸止。乃不致死於杖筆之下。盧

對此不免惻然動念。旋復以爲親屬相所惑

轉瞬忽然忘懷矣。越二年盧以風塵一家之利

不事生產。殊非善策。乃赴香港江逐什之利

初原欲携同良往住。使習商業。鄧氏恐國良

終此不再得見父歡。力加阻止。故不果。盧既

在香港。月始一返家。鄧氏不甘寂寞。潛與

無賴某甲私戀甚熱。惟礙於國良。不獲恣情

縱慾。以爲憾。乃授意某甲。使誘國良於

鄰群之途。以則陰離之。在鄧氏之意。則

使國良常不在家。以便與甲偷歡。一則使主

日計破毒也。國性年幼無知。且失職之父訓

導。現居無教。漸與淫朋劣友爲伍。時則鄧

氏一反從前仇視之態度。對於國良之所爲。

乖惟不加約束。且陰援以資。助長其惡。由

是國良品性日趨下流。或流博博場。或尋花

問柳。自以不爲寡爲。而不不知己墮奸人殺

套。鄧氏察其惡行已成。乃以告盧。自不覺

盡蛇添足。詞調構欄。盧即嚴責國良。促其

悔改。顧盧在香港商。居家日少。盧去而國

良之故態復萌。鄧氏知其然也。乃絕其財源

。逐之出外。國良平昔所以揮霍者。悉爲

鄧氏所給與。今一旦財源既絕。自必窮乏無

聊。況復冤家可誦。創業迫迫。遂爲人所不

齒。盧聞之痛煞交併。擬拘送官門。置之於

法。幸得親朋勸止。事不果行。然終以父子

關係不足爲履屐家門一言。從此國良流離在

外。盜竊下流。自是鄧氏以眼中釘既去。與

辨夫相繼燃炭。明目張胆。不畏人也。更有

以告盧者。盧方爲狐媚所迷。不之信也。或

滿數月。盧自港歸。五日。以暴病卒。訖者

欲返求一職遺棄。詎爲鄧氏所拒。謂考父生

時已聲言斷絕關係。詎容復以嫡子自居。此

間事豈勿預也。剛良末如之何。徘徊門外。一

蹕再三而去。慮死後數月。鄧氏即將產業

逐漸變賣。擬與婢夫蕭德和私逃。事爲國良所

案。已無繼承權。嗣日怒曰。勿論汝廢年所

揮霍者豈幾何。今父死骨肉未喪。便來索

遺產。豈以我我一介女流爲可欺。特欲遣我

子於死地耶。雖然。汝父尚有少遺物。可令

汝父還鄉。乃檢取破衣數襲鄉與國良曰。爾

汝父遺物盡於是矣。國良大憤。欲不受。蘭

時方隆冬。劉寒無御。拮据之下。猝得不支。

鄧氏恐其心不服。便使某某甲煽之。謂君

敢再來。即以利器刃對。不可固執。莫氏支

吾。是夜寒風凜骨。冷得透骨。偶被某氏所

與之衣物。得一破舊棉衣。服之而睡。中懷

痛憤。輾轉不能成寐。而觀衣內有物極於

之。囊橐不異成囊。剖而視之。則珍珠也。更

毀衣細檢。得十二顆。皆品學奪目。不禁狂

喜。念此必爲父所遺。然究不知其何以置

于衣內。允心鄧氏偶不及察。後必追悔。

立意還鄉。翌日潛行來省。售去珍珠。得萬

餘金。散建療藥。從此苟改前非。克勤克儉

所業。既富。獲厚利焉。鄧氏自蕭排所有與

之徒。盡驅其資。棄如敝屣。於斯時也。鄧

氏潔白無染。何塞交迫。不得已露其子以繼

衣食。然無源之水。涸可立待。後卒成餓殍

焉。(酬元)

與赴鄉邑。持杖至署。百數載。親送之歸。勢利而已。古今無二。斯亦足見炎涼真態矣。此一舉也。陸登筵後。世情風貌。不勝數年。已官至讀學士。其時有李某者。浙人。與陸極相契。而青衫潦倒。猶是諸生某年。會於京中。陸於其功勳。深致惋惜。李曰。人焉幾何。僕已中年。將棄儒業矣。陸沉吟有頃曰。君且勿憂。此科浙省主考。吾願有望。如其成也。必爲君地。請先南歸何如。李請示以暗語。時陸方以水煙筒吸煙。即笑謂之曰。請於詩中夾入水煙袋三字。自任意會得之矣。李欣然諾之。離別兩日。天機已泄。下陸果所說詩中句曰。煙水蒼茫。有人村來發儲云云。陸既得之。遂知如此。李向有文名。得中原倖政。然茲事不知如何漏洩。漸爲外間所知。京中某侍郎案發。下詔議革職。時陸已差竣回京矣。幾經陳解。始從輕發落。蓋清降三級調用。往往與大獄。柏俊實爲大學士。尙書市上陸以此輩而通關圖。得此渾濁。云云幸友。陸之主筆。雖屬遠法。然不過一哄談者。尙非明證。謬誤原情。故能未決。否則罪不止此也。陸嘗統制。授交溫閣大學士。兼上書房總辦。老成碩望。淵源極厚重之。其執政也。雖非頭腦極精。然思想尚非頑固。遇事多持大體。對於貴胄華權。深致不滿。清季。關於立憲問題。輿論大抵多反對之。或主延宕。而陸則以外患日迫。非全國上下一心。無以圖存。亦表示立憲不宜過緩。及民國成立。袁氏徐氏逸遁不出。至民國三年。出論文恭恭。酬答云。

秀才粥

余去歲役於石。得食才粥。以雞肝魚片等成之。美味。異其名。謝嘉福保。方知所謂秀才者。其人尙存。證明此粥。無以名之。因以人名之。復聞其人之身有一斑。悲慘之歷在焉。而彼此粥僅有聯名。一段軼事以記之。秀才姓徐名鑑。字慕樓。博羅縣人。居於留村。頗富。鄉人重其資力。其家有文武席六人。幾於滿門。其叔遂鄉鄉事。主團局。尙能措地方治安。故學之者多而禦之者亦不少。彼間不知。即知不以爲意也。墓樓於季中。獨具情才。早歲食餚。有文名。爲小詩。尤光明。而不常作。性嗜茶酒。復好雜劇。終日銜杯樂之。偶然而醉。鄉鄰家爭置酒問。酒後徜徉於陌間。爲鄉人放牧。婦媼不覺。故人恒經而親之。然阮掛猖狂。非無才具。其所構石山。深遠如畫。得好酒信宿則能成一。足知其胸中自有邱壑也。清社既屋。一切風氣隨天地而俱變。政治組織。亦紛亂而空氣軌。於是小人易快其所欲。而墓樓遭潤之慘。正此時昨暮矣。知鄉人食。無賴之尤也。結外匪。皆爲鄉閭。管爲墓樓所制。不得逞。恨之刺骨。遂號召衆曰。民主國家。凡有血食者皆天賦人權。何物舊紳。獨霸鄉制。并以祠前之旅莊。祠內之衙廨。聲爲帝制之物。當動而去之。以正視聽。發出旋踵而各物悉交。墓樓見形勢如此。知逆潮者必敗。勸乃叔退休。奈不擇。於人前言者必駁。墓樓欲試其口曰。不。於人前言者必駁。惟一二父兄告文弱。抑

個我之手足也。宜寬之。緩急可爲助。又不然。更以二事爲憂。無何其計。果集於匪惡之時。即以爲爲先發制人。計。累入於罪百數十人。數留耕園。苦無償。遂亡于地。大肆掠劫。時募樓方廢醫窮病。聞聲救出。既按察而復困。以其錄必死。奈何。妻顧其濟。曰賊必大舉佈圍矣。逃將焉之。疑曰。禍患之來。早已知之。其行之者。顧兄弟兄耳。復坐。餐杯吸烟於。蓋已置生死於度外矣。賊至。奪彈於槍。而擬其向。妻子噉然欲飲。而募樓反戾然自若。曰。汝不欲再說故事耶。某聞此語。遽掉頭行。賊威大至。有欲徵募樓者。其中有人呼曰。此廢物姑置之。遂盡掠其財物。而不傷人。去而勿恤。火燭報之居。賊去。尙無散出者。募樓驚跳奔竄。檢點各衣。除所失寶帛不計外。死於難者七人。其爲秀才者半。而以募樓之死爲尤慘也。墓樓報案。不作一語。惟指揮其後兒見季。縣報報案。復部尋密查。先是有人演劇而報警於佃戶。佃戶均閉門不出。乃言於募樓。指爲坐視惰惰者。各見季才性聰。欲徵佃戶名於狀中。募樓曰。家屬慘矣。尙闕無聊之思乎。佃戶之不出畏匪在吾家之後兒者。不能耕而食也。曰。時雖在佃戶手中。若敢殺之。吾儕均爲饑寒矣。遂不果。佃戶聞而德之。事畢。各見季。此輩散而歸。面澀不入口。是人間之曰貧耳。不知其恐酒之累事也。復子身入惠莊廣開其匪名。詳於凡兩。而募樓之寡母也。未嘗消渴。某年得友某爲同嗜鴉片。憐其可欺者。得莫道。輒轉而交於駐惠某長官。僥其事禍之。派兵捕。募親爲帶。匪徒捕。而募樓行於翰林雨申臺不。是役共拘四四十餘人。由幕指釋。共得六人。其餘與其事者史請釋之。餘匪潛逃於香島。募樓蹤之。數月得五。控於法。均得之。而政府以爲基案也。久不決。募樓乃赴廣。求東府引渡。並由惠縣所。以爲之証。事得行。五兇皆獲。前後所獲十一匪。皆爲當日之首要也。因召其昆季而告之曰。庶可稍息。使黨得獲其兇。以報死者于地下。先期可悉矣。然因用欺騙不可或誠也。餘匪雖尚有十餘人。然皆從者。且鄉黨之害。了可明了。深仇固結。似非所宜。爲先輩計者。當亦爲子孫計耳。遂罷絕。鄉黨聞而是之。三墓樓能復仇。因非廢物矣。且能度德而量。量力而行。以利後嗣。誠見之遠也。佃戶之租。因德募。無忍缺納者。全家額一言以安焉。募樓之仇已了。本可優游自得矣。孰料募樓之夢。如星河之傾瀉。悲慘之幕又重啓矣。某日一鄉人來。携其歸而食之。是日商款如常治痘。忽見其妻呼子女及鄉人共食。曰。皆中毒。舉家呻吟。隣人報之。驗屍歸。施救不及。妻與子皆死。鄉人之。因少暇毒輕。故得治。當時會有入疑其鄉人爲仇家所斃。而慘擊者。但無左証。而募樓亦深知仇氣之所結也。樂天命命。亦不窮究。女長適人。從此子然一身。如閑雲野鶴。雖貧猶得飯。若苦無錢。則掃掃松山三數事。以換舊。非金銀所能易也。醉後搖搖于衢巷中。不知其人焉。別元五。

四 老翁娶少妾 一定戴蓮葉
句 若服獅子血 溫存兼熨貼

非洲獅子血滋補養顏有返老還童之功
老人服之精神矍鑠男子服之補腎生精女子服之調經種子小兒服之天真活潑夫妻同服增進愛情

各藥房商店均有代售
香港惠民藥行總經理

萬病皆由濕滯起
快靈丹

大減價 每罇二毫 每打八毫
暫收一毫

▲廣州總發行太平南電話一三三七二八

快靈

此丹功能（止痛）（退熱）（去濕）（消滯）藥